



唐書

四十二



特
1.7.25
256



1735
256

文藝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一

唐書二百一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汾江左餘
風締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
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
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擣齊道真涵泳聖涯於是
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
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
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
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
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
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
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
效飾偽者有之怨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及古閣

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畱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亾，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驛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

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

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是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亾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詔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

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旣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奔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爲吳興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林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贖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爲友庾抱爲記室俄竝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敬亦博學高宗時紀爲太子洗馬豫修五禮敬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

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言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繇是疎斥帝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

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

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受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卽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亾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金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謬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

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
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
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
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
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
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
謂見機不俟終日乎荅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
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卽家拜興
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
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數怵輕忤物遇信明
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
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

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雋州謨交游傳行於世
信明子冬日武后時爲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
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
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
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毋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
卿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
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
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
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
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

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母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

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

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
蘭臺侍郎李懷儼竝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
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員徵徒職又詔虞世南
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
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
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
銳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
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
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豫遠裔擢進士爲隰城
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
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

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
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
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腹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
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
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
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
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入爲國子監主簿
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
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
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
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亾審言爲服總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

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過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
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
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
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
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
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
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
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
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
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

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
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
房瑄爲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
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縉曰甫若抵罪絕言
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
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
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瑄愛惜
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
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
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
羸窶孱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
軍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

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
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
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
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
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
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
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
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
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

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公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
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
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
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
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
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
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
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
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
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劔南嘗登
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州多藥草求補

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亾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

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王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闔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

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劾又以文顯劾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

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孿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卧其中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

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
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
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
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
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
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
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
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
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
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
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
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
篤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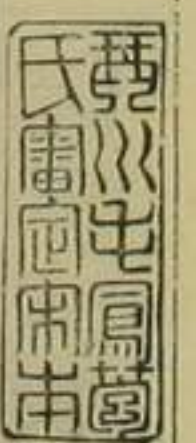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
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
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
恐爲謀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遠何用詩爲
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
鴨淶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
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誤禁中萬頃與

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榼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身孫逃與譚

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旣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與助卽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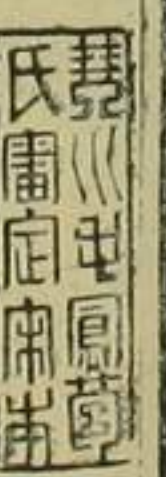
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驪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文藝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終



唐書二百一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二百二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倚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景龍初又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為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

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義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間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竝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恣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方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十時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瓛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遷累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旣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賅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竝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

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獍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竝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沆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

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遜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狷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

資佞調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竝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章嗣立薦嘉謨少微竝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

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
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
便詔聽罷謚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
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
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潁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
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修國史
兼修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
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
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
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鍠梁
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鍠河南人神龍初以
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

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
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
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
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
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
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
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
不可奪故兩書竝行旣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
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
嶠驚試問與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
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

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豈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豈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豈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祕書監豈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藉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之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

永

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豈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豈與之交玄宗在東宮豈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豈舍城丞玄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豈爲御史中丞姚崇疾豈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豈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豈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豈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豈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

卽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劔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戎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

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尸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于時甌使明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閒傳其肩曰

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畱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軼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亾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卽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人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

太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妹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鷓臯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亾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

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歲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痛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日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

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逖李曷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頌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

代言最而逃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悸病愴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亾再碁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據正嘗有碁喪弔者至成不易縷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縷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逃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

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

且左丞糾射入坐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
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
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
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畱守而弟範亦
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
還客邑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
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
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
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
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
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畱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
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
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
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
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
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
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
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

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

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

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
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
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
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
虛左以迎寧辭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
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
徐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
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
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
娶孤居三十年母亾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
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
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掇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
有窺其橐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
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
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
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
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
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
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
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三人
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卽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

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羶。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亾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

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畱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

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
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
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
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
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謨永寧公輔梁書黜
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
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
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
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
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
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
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

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
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
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
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及今天下喉襟一日不
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
專嶮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
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
大使畱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
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
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
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下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
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

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
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
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
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
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
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
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
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
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
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
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謩盧藏
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

能文辭與韓會沈旣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
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
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
存畱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
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
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
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
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歷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
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
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鈞
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

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
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
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
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
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
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
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
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
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
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

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以
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
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匱
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
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
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
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
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
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
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
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
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馱驢入宣政

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
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亾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
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眚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
今河洛騷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
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耶甚不可六也大河南
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
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
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
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
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
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
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嬰子計日

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
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
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
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
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
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
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
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
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
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
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
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

112911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終

蜀川中鳳節
氏雷固甫甫

唐書二百二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蜀川中鳳節
氏雷固甫甫

唐書二百三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為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畱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隲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

時齋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
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綵麗少宏傑氣穎士健
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推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皮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
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
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
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
尉天寶末房瑄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
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答亾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

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
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炁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
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歧雍羣帥列城望風出
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
南咽喉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
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
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
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
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
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
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
是廢教紬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過惡可揚瑕錄而用

卒

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賊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鄜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况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疆死爲

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林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佗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

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時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

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畱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

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卽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禡衰絰又再暮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已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畱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伾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伾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高尚恐受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畱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

裴傲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載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飢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卽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册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辟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

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誤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温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暮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旣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

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閩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廢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

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翊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翊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翊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釣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可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柎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柎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柎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柎在幕府柎爲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植柎命柎方休假還家植表斥損

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誤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遣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亾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斲其脛滑鍼其腹淮

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并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參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

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藉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益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沒作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

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涸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

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卽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摺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

以賊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錡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錡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劔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

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瑒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瑒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瑒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摘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卽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歛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旣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黎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

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使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橐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闈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終

藝川中圖
氏書印

唐書二百三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藝川中圖
氏書印

唐書二百四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誤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

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竝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矢嚮朔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中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與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

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處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
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
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
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
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
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旣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
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
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
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
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
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

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還反爲蒲州歲如期則
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
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
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
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
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
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
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
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没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
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
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
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

內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
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
臣不能知繇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辭大鼎坐事沒爲奴及
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
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
西畱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
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
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
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
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
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
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閏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

天

中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
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
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
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
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召遠知見臨
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
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
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
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
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茆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
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

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辭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訖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益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諡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壽中改諡升玄

辭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峻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卽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

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畱內齋場禮賜殊縉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十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

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
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刺室上樂卽止
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
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
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
令人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
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者爲言崇
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諡曰
莊擢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
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
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祕書
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
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
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
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謨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
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
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
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
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
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
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

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俱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

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亾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
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
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蓂代之乃往折蓂見亾奴伏其
下獲之它日又有亾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鵠使者可
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
莽上往取之而得亾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
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
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
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
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
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
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

脉不連譬身瘡瘡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
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
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
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邀禮乃至東
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
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
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帥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
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
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
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
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黎帝益神之欲以玉真

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穎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甌生者，以技聞，能使石息鬪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蟲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

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於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

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方技列傳

唐書二百四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西川史屬
氏雷同甫註

唐書二百五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
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
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
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
寒如雪霜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
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
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
儻它族于此長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
姆持不許夫姻媚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
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

東野閣

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爲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氏，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誘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籍籍。

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母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旣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亾，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

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
臂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
罪，給驛徒，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
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
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隣里急
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
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喪明時劉已
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
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縣日一食者三年。詔賜
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

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侍，
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絕。儉死，一慟
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
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
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
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
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劓，則眾遂不敢彊。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
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
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

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

賈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閱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嫁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稼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亾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直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亾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

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羸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亾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時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闕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亾思冲方顯重表求繼

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冲歸幣三百舉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為婢是夕出自竇糞穢蟻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為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妹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敞妻秦敞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敞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敞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為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畱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聞關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畱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絰頗自修整父勸漁于江
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
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贈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
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
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
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
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
徭役官爲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蘄令梁宋兵與瀾論降劇
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
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

俘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
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
渤竝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
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
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
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
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
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
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

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言入常諡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

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遂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下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亾欲

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雷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栢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亾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齧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卽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

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栢剪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竝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各盜亾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効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

期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醜酒蘭與春醉卧廬小娥閉戶拔佩
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
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
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
身

楊舍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亾蕭年十六與媚皆韶
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
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墻納棺成墳時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兔
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練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
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
是舍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
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
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
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
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
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卽以死告卧棺中
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
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
陳寃下御史鞠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
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亾又無兄
弟女時年二十四卽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

手樹松栢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亾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剝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劔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瑋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雞陷于嗣襄王愬愬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柎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宋延壽妻王者當揚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頽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卽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終

西川忠鳳崗
氏書回開出

唐書二百五

